

評 劇

楊三姐告狀

成兆才著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前 言

“楊三姐告狀”又名“楊三姐”，是已故評戲創始人之一成兆才老先生根據民國七年灤縣實事編寫的。

暴發戶高貴章之六子高占英，娶貧家女楊二姐為妻。占英與其大嫂裴氏、五嫂金玉通奸。二姐勸夫改邪歸正。占英與裴、金合謀將二姐害死。二姐胞妹三姐隨母往高家吊孝，見二姐屍體有傷，知是被害，赴灤縣告狀，因縣官受賄故，致三姐屢次敗訴。三姐復親赴天津上告，終獲勝，為二姐申冤。

這個劇是評戲用時裝演出的最成功的一出戲。用原有的評戲腔調演唱，用打擊樂器的場面也很多。

這出戲是以唐山“警世戲社”甲班金開芳、張樂賓、張貴學、任玉振、任鶴聲等最為擅長。

這個戲最應注意的是群眾場面，如村正副，在替高家行賄，在縣里堂上對質……場面里，角色如警長、警士、店家、車夫等雖在劇中占的位置不太重要，但都應有很細膩的表演動作，如果注意不到這些角色的表演，在演出效果上就會降低，甚至於破壞舞台效果。

化粧上也很重要，如村正副應化成村紳——奸滑、偽善的人物。如果化成“二流子”壞人的形象，就會破壞舞台效果。其他許多不重要角色也是如此。

這出戲在今天我們大量演出現代題材戲的時候，它可以作為解決唱腔、音樂上一些問題的參考。劇本是老藝人劉芳田的收藏本，由長春市評劇團沈瑞齡同志等重抄。

編者 1956•11

編 者 的 話

一、“百花社”是吉林省評劇老藝人自願結合，本着“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”的方針，從事研究、繼承與發揚傳統評劇藝術的團體。其主要任務之一，是收集、記錄并校勘、編輯傳統評劇劇本。

二、“百花社”的執行委員會，由下列著名評劇老藝人組成：李岱(李小舫)、劉艷霞、鄭錫五、姬忠煥(小金鈴)、劉芳田、成宗瑞、張麗雲(筱桂花)、唐鶴年、菊桂笙、水蓮珠、張寶順。

三、鑒於過去評劇傳統劇目還無完整可靠的劇本出版，有礙於評劇遺產的研究，因此傳統評劇劇本的編輯方針，是對原來有劇本的傳統劇目，加以校訂，使之正確可靠；對無劇本的傳統劇目，則經社內委員研究、整理，使之成為完整的劇本，以方便青年演員學習傳統劇目，並給從事評劇傳統劇目研究、整理的同志提供較為可靠的資料。

這個工作是極有意義的，也是相當艱巨的。我們力量有限，難免力不從心，歡迎各方面給以支持和指導。

百 花 社

人 物 表

楊三娥（簡稱娥）	拐）
楊玉清：楊父（簡稱父）	費 氏：高貴合之妻（簡稱費）
楊王氏：楊母（簡稱母）	劉李氏（簡稱李）
楊大姐：楊三娥的大姐（簡稱姐）	金永德（簡稱德）
楊二姐：楊三娥的二姐（簡稱楊）	金二小（簡稱小）
楊國恩：楊三娥之兄（簡稱恩）	王文炳（簡稱炳）
楊秀春：楊三娥的叔伯哥哥（簡稱秀）	小三兒（簡稱三）
張茂林（簡稱張）	周卓清（簡稱周）
張劉氏：張妻（簡稱劉）	牛 成（簡稱牛）
高貴章（簡稱章）	石先生（簡稱石）
高占鰲：高貴章的長子（簡稱鰲）	趙 氏（簡稱趙）
高占英：高貴章的六兒子（簡稱英）	村正副（簡稱村）
老鴿子（簡稱鴿）	馮先生（簡稱馮）
裴 氏：高占鰲之妻（簡稱裴）	陳先生（簡稱陳）
金 玉：高貴章五兒媳（簡稱金）	姜桂枝（簡稱枝）
高占魁：高貴章的五子（簡稱魁）	戴 氏（簡稱戴）
高貴合：高占英的族叔（簡稱	姜桂蘭（簡稱蘭）
	二傻子（簡稱傻）
	孫 福（簡稱福）
	徐維漢（簡稱漢）
	華治國（簡稱國）
	劉 來（簡稱來）
	何占聲（簡稱何）
	作 作（簡稱作）

魔 長 (簡稱魔)

警 察 (簡稱警)

紳 甲 (簡稱甲)

紳 乙 (簡稱乙)

店 家 (簡稱店)

土 地 (簡稱土)

神 象 (簡稱神)

老 道 (簡稱道)

丫 環 (簡稱丫)

車 夫 (簡稱車)

伙 友 (簡稱伙)

隣 甲 (簡稱甲)

隣 乙 (簡稱乙)

高 三 (簡稱三)

第 一 場

人 物：張劉氏 張茂林 張子 張女
鄰人甲 鄰人乙

(小鑼張劉氏上)

劉：(念)福無雙降入常講，禍不單行果然真。

(小坐)(白)奴劉氏，許配張茂林為妻。乃山西人氏。隨夫來到天津落戶，至今二十餘載，生下一兒一女。因家貧難過，丈夫以肩挑為業，游至唐山，說是搭一伙伴，合本貿易，開設磁器貨店，很得利息，至今家中日子，已甚是為難。不料又遭不幸，丈夫前月來家身染重病，服藥無效，問卜不靈，好不叫人擔憂。今日天氣清和，不免扶起丈夫涼爽涼爽，丈夫起床來。

(張茂林內白)

張：兒女揸我來。

(長鍾，張子，張女揸張茂林上)

張：(唱)忽忽悠悠懶睜眼，

喘喘吁吁坐床邊。(軟鑼、張喘介)

劉：(白)丈夫病體可覺好些嗎？

張：唉！我呀！有死無生了，那里有見好之日呀！（哭介）

刘：唉！夫哇。

（唱）也也呆呆氣長嘆！

勸聲丈夫莫心煩，

世上人都有三災并八難，

那有个得病就不痊。

待為妻另請名醫看，

不过是耐性兒多養幾天，

不必近思與遠念，

自勸自忍心放寬。（流板）

張：（唱）听的賢妻良言勸，

愁眉緊鎖慢開言，（鎖板）

（白）唉！妻呀！千萬不可再請名醫，拙夫病重十分連一分指望也是無有了！妻呀，是你進前來，我有話說呀。（小搭調）（哭介）

（唱）手拉住妻和子眼淚不干，

可嘆我命運薄苦如黃蓮！

想當初無營生又無田產，

以肩挑為營業奔至唐山。

萍水遇高貴章一個貧汗，

我二人初見面甚是投緣。

白晝間買破亂夜宿一店，

他赤心我本分積下銀錢，

到後來租門面代挂后院，

賣磁器很得利又把本添。

常言說本要大利就不短，

買與賣更興隆茂盛財源。
怎奈我前生定今生福淺，
窮命人有資財無福難担，
前几日回家來又把病染，
有九死無一生不定那一天。
昨晚間勉強着修書一箋，
我死后你帶書信奔到唐山。

刘：妻与高某并未見過，那里去找呢？

張：（唱）糧食街雙順合三間門面，
下火車坐膠皮拉到門前。
莫憂疑你只管放心大胆，
高仁兄是君子無不周全。
到那里与仁兄把賬清算，
足够你母子們一世吃穿。
我還有兩件事未得全办，

刘：是什麼事哪！

張：（唱）一口痰堵咽喉兩眼上翻。（鎖板死介）

刘：罢了（四击头）夫哇！（哭介）

（唱）一見丈夫把氣斷，
吓的头上真魂穿！
兩手拉夫口口兒喚，
叫声丈夫快把陽還。
你死一去只顧你，
撇下我母子誰照看，
只哭的死去活來人難劝。

（扫头上鄰甲鄰乙）（進門見尸介）

甲：嗚！這是怎麼說的，大哥還沒熬過來！

乙：你們娘三個別哭啦！拿個主意想個辦法吧。

刘：且將尸首停起吧（哭介）（众抬尸下）

甲：大嫂怎麼發殯呢？

刘：求眾位照料家下、我要到唐山磁器店清理賬目、回來之後我要好好殯葬亡夫。

甲：大嫂子只管擇日起身，家中之事有我們照料就是。

刘：有勞眾位費心了。

乙：好說好說。

刘：罷了（一鑼）夫哇……（哭介，携兒女，回头，甲乙同下）

第 二 場

人物：高貴章 高占鰲

（小鑼上高貴章）

章：（念）買賣興隆通四海，財源茂盛達三江。

（小坐）（白）在下高貴章，娶妻王氏所生六子。長子占鰲，娶妻裴氏，次子占熊，三子占龍，四子占勛，五子占奎，六子占英娶妻楊氏。他弟兄六個都有妻子，各有營業。想起我當年家業貧窮，我以肩挑為業到了唐山，遇着天津張茂林，我二人合作一小小的生意，年增日盛漸漸發達。兒子們有為商的、務農的、有讀書的，我亦是個耕讀門第。如今的人眼皮最薄，見我發了財咧，提親的每日不斷，長媳比長子小八歲，以下俱是年貌相當，老兒子娶甸子庄楊玉清之次女為妻。我這位合本的伙伴張茂林自前月回家，聽說得病而死！他也不是天津的人，並無遠近親故，又況且妻幼子小，有何能

为，这两处買賣豈不落我一人之手么？明日更牌換匾改寫賬目，双盛合改寫全順合，再私立几本假賬，以防后患，我兒那里，

（小鑿上占鰲）

鰲：來了，（念）听的爹爹喚，迈步走上前。

爹爹喚我有何吩咐？

章：兒啦！只为天津張某一死，我要……

鰲：怎么样？

章：兒你附耳來……

鰲：哦哦！明白明白，兒早有此意，已叫我五弟把賬改了多一半了。

章：好好，真是龍生龍，鳳生鳳，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兒子。正是：（念）全憑奸狡興家業。

鰲：（念）不昧良心不發財。

章：好話！（同下）

第 三 場

人物：張刘氏 張女 車夫 閑人 高占鰲 高貴 章
（上刘氏，代女）

刘：（念）花花世界入烟廣，一处不到一处迷。

（拉車的上）

借問一聲，这糴市大街往那边去，拉車的？

車：來，我拉你那兒去吧！

刘：可以，我要上双盛合。

車：知道，不是磁器鋪么？

刘：正是。

車：來吧！

（拉下又上）

車：借問您聲雙盛合不是这里嗎？怎不对字号，搬走咧怎的？

閑：就是这里，改了全順合了嘛！

車：哦！借光了。

閑：好說好說，下車吧，到咧。

（車夫下）

刘：里边那位先生在此？（上占鰲）我們是天津來的，求見高貴章先生。

鰲：等候了，爹爹。

（高貴章上）

章：何事？

鰲：有一位妇女，还帶着两个孩子，說是天津來的，求見你老。

章：哦哦哦，明白了，待我去見。（咳嗽）

鰲：这是老掌櫃的。

刘：想來是貴章仁兄嗎？

章：正是，你們这等高台，我不認識你等姓氏名誰？

刘：我是茂林之妻，这是我一双兒女，亡夫当初蒙兄照应，近來他已死去，我母子投奔仁兄，仍求关照！

章：你是茂林之令正嗎？

刘：正是。

章：有何为憑？

刘：現有亡夫遺下之書信！

章：拿來我看！

刘：是。（遞过）

章：我这櫃上亦無家眷，不方不便，就請到櫃房里落坐罢。

(進坐)

章：待我一觀，（三元腔）不錯不錯，令先夫是我当初萍水相逢的朋友。他今一死，可伤，可嘆。哎！命也。弟妹呀，他这書信可寫差了。

刘：怎見得呢？

立：弟妹听了。

(唱) 未从說話連声嘆，

叫声弟妹听兄言。

我高某在此貿易十数載，

令先夫那年到唐山。

起先是在柴火市上賣破爛，

他手里無資又無錢，

因他会寫又能算，

我倆見面甚投緣。

將他請到我磁器店，

手中落下几塊錢，

要在小号入股本，

十成有他二分錢，

每年間十元八元往家寄，

在此处買鞋買袜買衣衫。

后來更把性情兒变，

不逛后街后就逛九道灣。

宝元班花了五百塊，

云卿下处花了总有一千三。

身入迷途不听劝，

不順意时把臉翻。

前月要與我把賬算，
算清只剩了三十元。
原數交付不短欠，
登上了快車把家還。
今日里書信上說買賣有他多一半，
這事叫我甚為難。
好象我是把良心壞，
人若虧心上有天；
我若虧心有半點，
准叫我家風大亂起禍端。（流板）

刘：（唱）刘氏聞听一席話，
如也似呆半晌無言。（鎖板）

章：弟妹是位明白人，這事叫我心中难过呀。（刘氏擦泪不語）弟妹，你再看這信，字迹歪斜，筆體無力，分明是他病重心昏，大大的寫錯了！弟妹如若不信，我有賬目出入收存以并貨賬俱全。弟妹你請几位老实商人仔細察看，若有一筆不投，我情願將兩号原封交出。

刘：咳！既然如此，我也無有异說，必是夫主心昏寫錯了。
咳！這也是我举家命运，只有听天由命而已。

章：我沒說么，我若有味心之处，准被現世現報，叫我全家，家風大亂，走死逃亡。

（冷錘）

刘：仁兄不必說了，我母子要回去了。

章：慢着慢着。令先夫在世我二人不錯，這人死难道情也不在了嗎？略坐一坐，待我吩咐叫飯，你母子用了再走不迟。

刘：我这滿心是火，用不下飯去，仁兄不必費心了。

章：既然不用也就罢了。我与你母子拿着三十元錢以作盤費。

刘：我如何收得，不敢，不敢。

章：弟妹不可推辞，一半做你母子盤費，一半与我賢弟燒紙，莫推，莫推。

刘：仁兄費心，是我收下就是。

章：这才对呢。來人呐！取三十元錢來！

（取到）弟妹收起吧！

刘：多謝仁兄。

章：不值一謝，叫車去門口就有。

刘：小妹告辞！

章：請吧！請吧！（且吁下）

（念）正是：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横行坝道有馬騎。

第 四 場

人物：高占英

（高占英上）

英：（念）數載讀透國文理，善画全球地理圖。

学生高占英。自十一歲入学，十六歲考入高等，今年畢業，正遇暑假文憑下來，我也不枉畢業一回，只得回家与居家报喜。又想我父，必在唐山廬上，我只得先到唐山告稟我父。二來我还有个心上人金玉，几月不見，实实在在想念，我二人乃是热交兒，到那看看給他也报个喜，叫他也欢喜欢喜。我就是这个主意。正是：

（念）諸般之事全有忘，难拋知己挂心人。（下）

第 五 場

人物：鴛兒，高占英，伙友，

（鴛兒上）

鴛：（念）無情難結鴛鴦偶，有緣終成鸞鳳交。

（小坐）小奴萬年紅。當初打過腰提過氣，至今老了不行了。買了幾個孩子，再租幾個，開了店，以指開窩子過活。在此開了座金玉班。金玉是賺錢的，于前月從了良咧，就是雙盛合的東家高五先生，將他買去了。自他一走，也沒個好客頭兒咧，盡上些個英兒皮，看起來哪碗飯也是不易吃呀！頭子！挂燈嘍！（下）

（上高占英）

英：（念）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入自迷。

學生高占英。今到櫃上，只有我父在櫃，我五兄前月間赴天津辦貨去了，也未問凡時回來，先到金玉班，看看金玉要緊。走。到咧。進去。（伙友上）

伙：請到這屋里坐吧。（入坐）

英：金玉。

伙：金玉從良去咧。

英：從了何人？

伙：我來日限不多，不知何人。老板！老板！

（鴛兒上）

鴛：何事？

伙：這屋里找你呢。（鴛兒進入）

鴛：喲！高先生，您從那兒來呀？

英：灤縣來。

鵲：倒茶來！

英：不用！不用！我問問金玉從良了嗎？

鵲：是呀！

英：從了何人？

鵲：就是您貴寶號的高五先生。

英：那是我的家兄啊。

鵲：親兄弟嗎？

英：我們是一個媽的嘛。

鵲：更好咧，到了一家咧。

英：好好，我走咧。

鵲：你老坐坐吧。

英：不咧！不咧！（外走，鵲兒下）

哈哈，可說是五哥呀五哥！你豈不知那金玉是我的人兒么？你也是讀書的人，難道不明大禮，你若煩娶弟婦，我就要欺兄霸嫂！（冷鍾，小鑼下）

第 六 場

人物：裴氏 金玉 高占英

（裴氏上）

裴：（念）自幼生來好風流，無拘無束任自由。

（小坐）奴家裴氏，許配高占鰲為妻。咳！我們當家的比我大着八歲，我們兩個也不生也不爛，稀里胡塗的過了半輩子咧！自我過的門來，見我六小叔子，是個小白臉兒，比我小五歲。嫂子、小叔子沒隔膜，今天說咧，明天笑咧，一遭生，兩遭熟，慢慢地可就熟咧么。不用笑話我，家家賣薄酒，不漏是好手。我二人苟合了三年。

他娶了甸子庄，楊家之女為妻，媳婦也好，他就把我撇了。这个小沒良心的，真正可恨哪！只也不在話下。我們老爺兒們與五弟，俱在唐山料理鋪號。因我們老五喪了家口，由唐山娶了个媳婦來咧，是个妓女叫金玉，真有几分姿色，今日怪覺着悶倦，何不到他那屋里說个話兒开开心呢。走走。（半拉小圓場）到咧。他五嬭子在屋里呢呀？

（金玉上）

金：在屋呀。啊！大嫂子，進來坐下吧。

裴：我竟坐着啦。

金：大嫂子有何活計吩咐吧。

裴：沒什麼活計呀，怪覺着悶倦的，找你咱們說个話兒呀。

金：大嫂子有何指教呢？

裴：弟妹呀！

（唱）未从說話帶愁象，

他五嬭子听其詳。

想起不遂心的事兒有几样，

左思右想的太窩囊。

咱們家虽有几畝薄沙地，

老爺兒們俱务買賣行。

兄弟五人作商客，

六弟讀書在學堂。

他弟兄个个都在外，

咱們妯娌冷冷清清守空房。

咱們妯娌六个，十二扇門緊閉無人進，

可倒好修行清淨難賣狂。

年青人誰不喜愛个風流事，
似这个冷冷清清叫人窩囊。

金：一个老爺兒們那算什么。

裴：你不想嗎？

金：我不想。

裴：哼！

（唱）誰象你在唐山經的多來見的廣，

金：（白）什么？

裴：（唱）你又看見过那火車大烟筒鐵道樓房。

象我們这村姑村妇难以开了眼呐，
不是下地就是上場。（流板）

金：（唱）大嫂子休說那不知足的話，
那一行也不好当。

妯娌兩個說又笑（流板）

（小鑼碎占英上）

英：（唱）占英迈步走進房。（鎖板）

（白）二位嫂子可好？

金：喲！老六來了。

裴：老六，認的你五嫂子嗎？

英：早在唐山見過，今日到了一家咧，更好咧！

金：熟人更不認生。

裴：你大哥何日來家？

英：他無日回來。

裴：再攔五天？

金：沒日子呢呀。

裴：那里有总不上家的呢？！这叫什么？